

柴华◎著

中国现代象征主义 诗学研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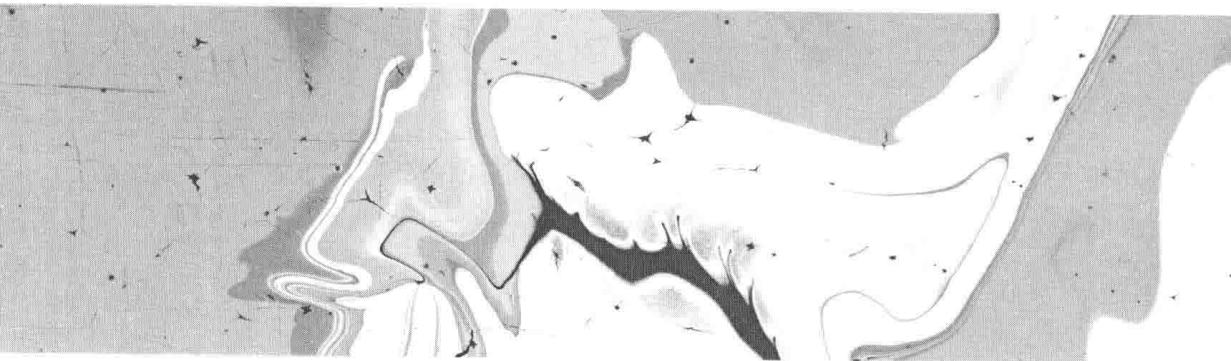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柴华◎著



中国现代象征主义 诗学研究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/柴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161 - 7809 - 6

I. ①中… II. ①柴… III. ①新诗—诗歌研究—中国
IV. ①I207.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1376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郭晓鸿

特约编辑 王 彬

责任校对 王 影
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7.25

插 页 2

字 数 258 千字

定 价 66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-84083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为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（编号：1253G043）结项成果；本书受黑河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。

序 言

罗振亚

1983年，我大学毕业后到黑龙江畔的黑河师专任教。金秋时节，随一个同事到当地的书法家柴若愚先生家做客，认识了他只有八九岁的女儿柴华。而后，关于她的聪明、好学的印象，也慢慢随着记忆的翻转逐渐模糊了。直到2005年夏天，去东北师范大学给自己在那里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开题，中间休息时，一位同学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来自我介绍，说自己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在黑河见过的柴华，蛰伏的记忆一下子又清晰起来。当时，她正在从程革教授攻读文艺学专业的硕士学位，并表达了想报考我在南开大学招收的博士研究生的打算。第二年，她以理想的分数成了我在南开大学带的第一届学生，三年下来，她的刻苦、严谨和耐力有目共睹。学位论文开题时，考虑到硕士阶段的专业背景和毕业论文方向，和她几番商量，最后定为做《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》。

谈起象征主义这个文学话题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，并不是西方象征主义理论和那些诗人“大咖”，而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中国学界如何围绕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掀起新诗研究热潮的情景。一批学人大胆而新颖的观照，沉稳又厚重的阐释，使那些曾经被政治话语“遮蔽”得太久的现代诗人，开始“浮出历史地表”，成为90年代中国诗学界的学术热点，而且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。

世事流转，岁月如梭。如今，诗歌及诗歌研究早已被边缘化，和新鲜时髦无缘了，而象征主义也似乎风光不再。但柴华没有被时尚所裹挟，仍



然将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，并付诸了极大的阐释热情和精力，这种选择看似平淡缺乏新意，其实是颇耐人寻味的。柴华是力图“平中见奇”，将“感受性主体的存在”视为思考象征主义诗学的起点。在她看来，一些批评家谈到的人类遭遇不幸时，人类“心中的痛苦要说话”，“遭遇的事件与情境”，均不能完全还原为语言，由此，单纯的诗歌语言和诗学观念，也就不足以呈现象征主义诗学建构的真实情境。正是基于对语言这种传递有限性的认知，基于对审美主体表达困境的精神理解，她的论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，立足20世纪上半叶新诗本体探寻的现代化进程，紧紧抓住象征主义“感受性主体的存在”，透过诗人感受主体与诗学建构主体在审美现代性追求中的“痛苦”和“遭遇”，深细考察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的各种情状。其探讨避开了诗歌文本研究的熟路，从关注象征主义的“自然形式”，转向了关心象征主义的“生命存在”。于是，以往象征主义诗歌研究中那些被忽略的现象世界里的“松散边角”，晋升为柴华研究的兴趣点，这些“松散边角”可能存在的视域，自然构成了考量象征主义诗学潜在的三个维度——诗歌创作、诗学批评和诗学论争。可以说，生态审美观念的渗透和运用，使柴华的象征主义诗学研究大气而又不失活力。

柴华论文的长处是能够紧扣中国新诗现代化对“诗本体”的探求，抓取象征主义诗学在诗歌本质、艺术形式、审美价值三方面的核心命题，在文学与审美、文学与政治、文学与革命等开阔的维度上，整体性地建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景观，阐释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现代化诉求；做到了宏观审视和微观探究的结合，分层、立体地呈现了诗学建构主体对“诗本体”的自觉认同和建设心态，指认其明晰的精神主脉孕育了诗学研究特有的责任和情怀。而且企望横向建构诗学框架，纵向深入命题内质，虚实相映，层层剥茧，使社会时代感与观念的生存情境和生命历程紧密关联，使研究突破纯粹的诗学研究范畴，从论文的实际效果看达到了这一学术目标。论文最为突出的一个亮点是，尤其注意从多元视角切入现代新诗“晦涩”的言说场域，从审美观念诞生到理论维度阐释，从合法性辩难到“解诗学”慰藉，始终不离审美现代性的主脉，立体呈现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审美价值观的建构风貌和精神旨归，使诗学研究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枯燥的

序 言

学理逻辑，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境界。

不必讳言，象征主义的话题“老生常谈”，却也“常谈常新”。柴华的论文对象征主义诗学的观照虽然定格于 20 世纪上半叶，但其思考还是穿越了以政治呼喊代替艺术美探求、以集体意志代替个人心灵悸动的那个特殊时代，与 20 世纪 80 以来当代诗人重寻返乡的精神路向实现了内在的对接。她在论文中努力捕捉“晦涩”、“纯诗”等象征主义诗学核心范畴在当代诗歌创作中的影响力，把握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赋予当代诗歌发展的精神动力；并从另一个向度上感受到了当代诗人自觉回望、承续象征主义诗学的新趋势。

有时优点即局限。柴华论文值得圈点之处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，但在展开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遗憾，如对象征主义诗学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延展路向的探求，尚限于一种态势论断，语言的通透性上也还有完善的余地。但是，也正是这些“弱点”为柴华将来的耕拓留下了许多可待拓展的学术空间，让人充满期待。

黑河，是我的学术生命开始生长的地方，一晃离开它已经三十一年了。而今，柴华又回到了那里，这更深化了我们的师生缘分。愿她的学术研究在黑河的“沃土”上开出更艳丽的花儿来。

2016 年 5 月 6 日于天津阳光 100 寓所

目 录

序言	罗振亚(1)
绪论	(1)
一 “诗本体”: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起点	(1)
二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品格特质	(7)
三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	(13)
第一章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概观	(19)
第一节 “源头活水”:西方象征主义诗学速写	(19)
一 法国象征主义运动	(19)
二 法国象征主义诗学内质	(26)
三 后期象征主义诗学拓展	(37)
第二节 异地而居: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自我建构	(45)
一 合目的与合规律的呈现: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发展构图	(45)
二 “偶然相遇”与契合同认: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中西会通	(50)
三 “蜕变的自然程序”: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特征	(53)
第三节 重新命名:象征主义的本土化阐释	(57)
一 “非正式”联结:传统手法的现代面孔	(59)
二 合理“误读”:中西合璧的体系确立	(62)
三 “他者”界定:阶级话语权的别样论调	(67)



第二章 诗歌本质存在论:走向诗本体的“纯诗”之路	(73)
第一节 诗本体的探寻:现代“纯诗”观念的审美自觉	(73)
一 与新诗“散文化”对决:现代“纯诗”观的本体初探	(74)
二 向新诗现代化掘进:现代“纯诗”观的本体自建	(82)
三 追求“综合”的现实自觉:现代“纯诗”观的本体新变	(87)
第二节 同步互动:现代“纯诗”批评的审美意蕴	(92)
一 与“诗”呼应:现代“纯诗”批评的审美动向	(93)
二 深化“纯诗”内涵:现代“纯诗”批评的审美旨趣	(95)
三 独到的评断眼光:现代“纯诗”批评的审美尺度	(97)
四 主体交流:现代“纯诗”批评的审美对话模式	(101)
第三节 矛盾的统一体:现代“纯诗”观念与诗的纠葛	(105)
一 “纯诗”理想的尴尬:初期象征派的实践背离	(106)
二 “纯诗”的“非纯化”:现代派的成功悖论	(111)
三 口语化与散文化:“九叶派”回返中的超越	(115)
第四节 立场坚守下的消隐:现代“纯诗”与“国防诗歌”的论争	(119)
一 两种诗学的发展态势:自由·均衡·激化	(120)
二 论争焦点透视:立场·题材·形式	(124)
三 内因之“和”:政治越位·诗歌悖谬·文人气度	(131)
第三章 艺术形式镜像论:“象征”之道与“意象”之思	(136)
第一节 本体模式的现代图解:象征的思维术	(137)
一 栖居“诗的世界”:象征境界的理想吁求	(137)
二 倾心“大的暗示能”:象征文法的表达空间	(141)
三 从“意象化”到“戏剧化”:象征理路的内在延展	(147)
第二节 本体论视角下的诗传达:意象的凝定	(151)
一 本体观念的阐释:意象内旨的审美流变	(151)
二 核心之维的营造:意象传达的审美策略	(157)
三 诗化的哲学境界:意象知性品格的塑造	(164)

目 录

第三节 形式本体的质素再造:音画与陌生化	(169)
一 “纯粹之声”的力量:“流动”的音画时尚	(170)
二 审美的可感性前置:“陌生化”表征	(174)
三 “特殊光辉”:意义“充盈”的范式空间	(181)
第四章 审美价值认同论:从“朦胧”到“晦涩”的言说	(186)
第一节 “晦涩”:一种现代诗歌审美价值观的凸显	(186)
一 怀念“古典”的现代自觉:“朦胧”作为诗歌风格的显现	(189)
二 修正“明晰”诗学:“晦涩”作为文学本体观念的张扬	(191)
三 现代立场的张目:“晦涩”作为诗歌审美价值观的认定	(195)
第二节 集体演绎:“晦涩”的理论阐释维度	(199)
一 作者“制造”:现代表达维度的“晦涩”旨素	(200)
二 读者“生成”:阅读欣赏维度的“晦涩”取向	(204)
三 文本“尺度”:诗歌批评维度的“晦涩”判别	(208)
第三节 “合法性”辩难:“晦涩”论争中的姿态对峙	(213)
一 诗歌本体层面的驳议:与“明白清楚”的诗学较量	(214)
二 大众化立场的“判决”:现实主义歌者的诗学盘点	(220)
三 内隐的“主义”冲突:晦涩评判的本质揭秘	(224)
第四节 独辟蹊径:现代解诗学的“晦涩”体认	(228)
一 “自我救赎”:聚焦作品本体的“晦涩”解读	(229)
二 烛照的现代之光:“晦涩”体认的主体审美品格	(239)
三 回归艺术本体:隐匿的解诗旨归	(245)
结语	(249)
参考文献	(255)
后记	(266)

绪 论

一 “诗本体”：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起点

20世纪上半叶，作为注重诗歌审美意识、语言模式、文化属性等方面建设的一种理论形态，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取得丰硕的成果，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。这一方面缘于它在理论层面为进入建设期的中国新诗提出“诗”的追求，为新诗发展注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动力，促成新诗审美观念的现代转型；另一方面是因为在“诗”的追求中，它创建了新的诗学观念、审美原则和表达技巧，以独特的美学品格赋予中国新诗鲜明的现代特质，丰富着诗学本体的建设风貌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正是源自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探索行为，20世纪中国诗学家获得借鉴汲取西方现代诗学的契机，中国新诗才融入世界诗歌发展的现代路向，最终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。

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，与之相伴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诉求。它积极借鉴西方现代诗学，努力更新传统诗学观念，赋予诗学以创新性、先锋性的精神品质；它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出发，立足现代人对“诗”的理解和要求，创建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现代诗学体系；它适应现代人的思维特点，以新的感知方式确立新奇的艺术表达原则。从“纯粹”观念的确立到诗性原则的传达，象征主义诗学建构呈现鲜明的现代质素，其将“现代化”作为追求目标，究其实质，是缘于对“诗本体”的强烈认同和建



设心态。所谓“本体”，即关于存在的本质、本原、本性，是指存在事物“本身”。这一术语源自西方诗学，它因康德的应用而在哲学领域声名大噪，后来几经内涵“变迁”，在20世纪中期，被新批评大家兰色姆引入诗学批评领域。在他们看来，关注诗歌“本体”就是关注诗歌的内在元素，关注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产品的话语特征。就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复杂境况而言，本书所指的“诗本体”，其关涉现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生成发展、文化属性的存在以及语言模式的特征等内涵，从“诗本体”出发，就是立足诗歌自身的独立特性、发展规律和艺术价值等方面，认识和阐释诗歌的发展历程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对“诗本体”的高度重视，成为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的“集体责任”，他们普遍关注新诗“本体”问题，把对“诗本体”的思考作为诗学建设的出发点，提出诸多重要诗学命题。在他们看来，白话自由诗学建立在初期白话诗和浪漫自由诗基础上，它取消了诗与文、诗情与感情的差别，导致诗歌走向散文化，而通俗化诗学偏执明白清楚、坦白直抒，其原则也破坏了诗歌的艺术自律和审美规范。同时，为满足现实政治需要，伴随新诗大众化要求兴起的大众化诗学则完全扼杀“诗本体”的存在活力和美学价值，制约着中国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和诗学内涵的多元化。针对这些忽视“诗本体”的诗学表征，象征主义诗学家始终保持“本体”自觉，重视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成果，自觉融合中国古典诗学的优秀传统。在这一建构理念和审美趣味的驱动下，现代“纯诗”观念的先驱者穆木天和王独清，象征主义理论“中坚”梁宗岱，构建新诗现代化理论的袁可嘉和唐湜，现代纯诗批评的实践者李健吾，现代解诗学的建设者朱自清……这些诗论家和批评家致力于新诗本体建设，以独特的诗学建树集体描绘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风貌。他们撰写了《谭诗》《再谭诗》《象征主义》《谈诗》《新诗现代化》等理论篇章，阐述丰富的内涵和独到的见解，成为象征主义诗学的经典；显示本体自觉意识的“诗的思维术”，张扬现代诗质的象征主义“纯诗”论，走向新诗现代化的“现实、象征、玄学的综合传统”，逐步建构的理论体系呈现出象征主义诗学发展的内在流脉；特别是纯诗、象征、意象、音画、契合、晦涩、知性等诗学范畴的

诠释，彰显了象征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努力，以及其探究“诗本体”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。

具体来看，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诗歌本质、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三方面的系统言说，它们之间互为因果，融为一体，成为诗学自身探究诗歌本体的标志。

在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，诗歌的社会功能占据着突出位置。《尚书·尧典》的“诗言志”说、孔子的“兴观群怨”与“诗教”说等，都深刻揭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，成为后代文人探讨诗歌本质的主要理论依据。及至晚清“诗界革命”，黄遵宪提出的“复兴古人比兴之体”，依然是注重诗歌贴近现实生活、反映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诗学主张。而具有振聋发聩之势的现代白话诗的诞生，也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，更多担负“启蒙”的重任，重视精神和观念的表达。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，白话自由诗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主流诗学，它扬起“诗体大解放”的旗帜，主张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的诗学原则，强调感情的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。这样的诗学观念导致诗歌创作粗制滥造，使诗歌失去深沉含蓄之美，造成新诗审美薄弱的局面。对此，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遵循诗歌本体的发展要求，强调“诗之为诗”的根本特质，开始诗学建设的新目标，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论家们不断提升的审美自觉中，逐步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象征主义“纯诗”理论。

针对“作诗须如作文”的“散文化”诗学观念，象征主义诗学家明确提出建立一个“纯诗的世界”，强调诗是内生活的象征，与散文有截然不同的建构方式，即主张“纯粹诗歌”的审美意识，反对诗中介入大量散文成分，以“纯粹”的“诗的世界”恢复文学特有的审美形态。在这种审美观的统摄下，他们突出强调诗歌的暗示性、音乐性和语言的重要性等本体特质，明确声称“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力”，“诗要兼音乐与造形之美”，“纯诗”就是凭借艺术形象的暗示力表现理想艺术境界。象征主义“纯诗”论者还深度思考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、诗歌语言的本体特性等问题，他们立足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一元论立场，强调诗歌要注重形式的审美创造，凸显诗歌表现手段的价值。他们认为，现代诗就是“用现代的辞藻



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”，重视语言作为诗歌传达工具的地位和作用，使之成为“纯诗”重要的诗学内涵。特别说明的是，象征主义“纯诗”观念虽然意在追求艺术自主原则，倡导诗歌本体自足，但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现实意义的传达，也是诗论家们不曾忽略的问题。尽管在观念建设初期，对此问题的诗学思考未能与社会时代精神相合拍，但随着社会现实语境和观念自身处境的变化，如何融入现实因素，也成为诗论家观念反思的出发点，并以建设性姿态作出积极调整，赋予“纯诗”观念追求“现实”的新质内涵。

因系统的阐述和饱满的内涵，“纯诗”观成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重要的核心命题，它从“诗本体”的审美视点出发，高扬艺术自主性，标志诗歌本质观念在认识层面的重要转变。任何观念变化都会引起相应的连锁反应。“纯诗”观念的倡导和构建，必然带来诗歌艺术形式的“革命性”变革，对象征、意境、音画和陌生化等艺术法则的诗学追求，使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形式本体世界。

白话自由诗学过于强调诗歌语言的明确性，使新诗失去含蓄之美，误入“明白清楚”的“散文化”世界。与之相对，象征主义诗学家明确提出，要栖居“诗的世界”，“诗的世界”首先是一个象征的理想境界，它反对客观世界的说明和叙述，反对诗人情感的直接抒发，意在创造一个繁复的诗歌意蕴空间，“象征之境”也因此被赋予朦胧的迷幻色彩和超验的神秘气息。创造“诗的世界”必然要摒弃“文的思维”，追求“象征之境”必然要依托“诗的思维”，象征主义诗学开始倡导“暗示”性思维逻辑。受这一思维方式支配，象征主义诗人自觉颠覆已有的诗歌语法规则，在非逻辑化的追求中，创造独特的形式表达空间。他们尝试具有新奇想象力的“远取譬”，运用赋予新质的“通感”，遵循语言省略的逻辑规范，努力追求“纯粹的诗的世界”。这些诗学法则给新诗带来审美心理的惊奇感和陌生感，是象征主义诗学在艺术传达领域的美学拓展。象征主义诗学不仅把“暗示”作为象征文法的思维支撑点，还使其成为象征理路延展的内在生长点，它把广泛用于意象层面的象征扩大到语言、结构等层面，提出诗是“象征的行动”，践行“新诗戏剧化”，使象征完成从意象化到戏剧化的诗

学转向。

营造意象之维也是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艺术形式的重要举措，它从“诗本体”出发，从“象征化”到“纯诗化”，再到“诗质化”，精深的诗学阐释丰富着意象观念的审美内旨，构建了意象本体观的新格局。其意蕴呈现是通过新鲜的艺术表现策略完成的。它首先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的和谐性、静态性和审美性，公然亮出“以丑为美”原则，将审美趣味转向丑怪意象、恶美气息和异化景观；它创造意象“奇接”的构成法则，一方面将单纯意象或并置或叠加，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意象群，另一方面，打破事物间常态的客观秩序，罗致并不相关的事物、形象和观念，通过意象的繁复表现和奇特联络，传达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微妙感受和复杂情致；它提出“沉潜雕塑”原则，强调潜在意识和内在心理对意象生成的重要作用，追求意象质地的充盈和丰厚，拓宽象征主义意象生成的审美路向。同时，象征主义者不再提倡意象抒情的主导思路，以潜沉的智性体验代替浓厚的感性色彩，淘洗意象过重的抒情意绪，增强意象的客观化与戏剧性因素，让意象走向凝聚智慧之思、散发理性之光的智性之路，提升意象艺术表现的审美内涵。

如果说，深度发掘象征与意象的本体内涵及表现策略，展现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艺术形式论的丰赡内蕴，那么对音画和陌生化的质素再造，更彰显其艺术追求的创新精神。借助诗歌音乐性，强调艺术表达的暗示性、含蓄性、象征性和情感的引发性，是法国象征主义者的愿望。受此影响，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钟情音乐的流动性和音色的交合美，将其作为“纯粹诗歌”的形式法则，反驳初期白话新诗浓厚的理性色彩，营造诗歌朦胧的审美意境。但诗歌音乐美的外在表现，终究不能体现诗歌本质追求的暗示和联想，所以，转而探求诗的节奏和诗人内在情绪律动的一致性，将音乐美视作对诗情节奏的把握，是诗论家们富有学术眼光的诗学思考。与追求音乐美同步，形式审美的“陌生化”特征也极为引人注目。从意象体系到比喻方式，从结构逻辑到语言特质，一个迥别传统诗歌的艺术空间诞生了。它打破审美的思维定式，聚焦具有恶美气息的丑怪意象、日常生活的普通意象和被异化的都市荒诞景观，完成意象题材的重大变革；它解构传



统比喻的固定法则，以脱离日常审美经验的陌生化比喻，实现传统比喻的现代转换；它不再依靠时空逻辑和物理逻辑捕捉诗人意绪，代之注重心理情绪的情感逻辑；它拒绝语言传达客观事物信息的明确性，凸显诗歌语言自我指称、独立自主的本质，使主体在感受诗歌语言时受到阻碍，最终获得异乎寻常的能指体验。

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卓然的艺术创造已经表明，它将“诗本体”作为生存命脉，追求“纯粹的诗歌”，建构与众不同的形式审美空间。一方面以“纯诗”观念为统摄，标榜新异的艺术精神，进行颠覆性的形式变革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形式法则的诗学创造，为“纯诗”的理论内涵搭建艺术实践平台，二者相互依托，彼此蕴化，又催生出关于“晦涩”的审美价值观，其观念认同是在充满诗学争议的氛围中逐渐明晰的。

从诗歌审美价值观的立场出发，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就“晦涩”问题进行诗学辨析。李金发的“晦涩”诗歌可谓是别开生面的艺术实践，但彼时对“晦涩”诗风微词颇多，尚未得到理论认可。及至穆木天的诗学阐释开始，针对白话自由诗学造成的新诗发展流弊，作为一种审美观念，“诗越不明白越好”得到初步张扬，由题材和主题调整带来的诗歌“晦涩”开始拥有自己的审美内涵。“晦涩”观念的现代内涵最终经袁可嘉的学理剖析得以认定，“晦涩”滋生于诗人对现代文明的复杂感受，它是现代诗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，应归属诗歌审美经验范畴。

尽管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视“晦涩”为独特的审美经验，并由此确认其审美价值，但这种认定始终与争议相伴随。更多的诗论家将“晦涩”纳入理论批评视域，从作者、读者、文本等不同视角，分析“晦涩”的成因，丰富“晦涩”的诗学内涵。但纷杂言说虽扩大了“晦涩”的美学范畴，但未能触及“晦涩”价值观的现代本质。就此问题，某些现代批评家与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保持同一立场，以解诗的方式聚焦作品本体，通过作品本体欣赏和审美判断，重新解读现代诗歌的“晦涩难懂”，真正打开现代诗歌艺术本体的审美空间，呼应现代象征主义诗学“晦涩”的审美价值观。

综上所述，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从观念更新、诗艺变革到审美价值取



向，都表现出回到诗本体的努力，它把“诗本体”作为艺术建构的主旋律，实现了“一次从‘主体的诗’到‘本体的诗’的美学位移”^①，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中独树一帜。韦勒克在理解象征主义是一个时期概念的同时，认为还“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‘包含某种规则的观念’，一套规范、程式和价值体系，和它之前和之后的规范、程式和价值体系相比，有自己形成、发展和消亡的过程”^②。依此判定，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在诗歌本质、艺术形式、审美价值三方面的本体探求已经表明，“纯诗”“象征”“意象”“晦涩”等核心命题，在支撑诗学体系框架的同时，更是“一套规范、程式和价值体系”：“纯诗”观念倡导新诗发展要依据自身的规定性、情绪特征和文体特征等本体尺度，成为现代诗歌本质观念的新规范；“象征”与“意象”等程式法则直接开启新诗艺术形式的“革命性”变革，创造诗歌形式本体的艺术新范式；“晦涩”经纷杂的诗学言说，最终通过象征主义的诗学脉动完成审美“正名”，其作为一种现代诗歌审美价值观确立了自身的属性。它们倚重诗歌独立性、诗歌无功利性、艺术与现实的分离以及纯形式等具体内涵，符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，是在文学发展的特殊阶段，针对迫切需要改变的诗歌现状而进行的锐意探索，推动着诗学观念发生重要转变，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脉诗学传统。

基于上述理解，本书认为，研究阐释现代象征主义诗学，只有从“诗本体”角度出发，立足新诗本体建设的核心命题，才能准确把握诗学体系的丰富内涵，才有助于深度发掘和理解诗学建构的艰难历程及其重要意义。

二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品格特质

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通过“诗本体”的探求，围绕诗歌本质、艺术形式、审美价值等核心命题，阐发一系列诗学观念，成为具有独立形态的诗学体系。在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其建构行为呈现鲜明的品格特质，

^① 王光明：《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295页。

^② [美]R. 韦勒克：《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》，刘象愚选编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254页。